

## 第二十一章 杖責與人品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砰砰的磕頭聲在闊大的宮殿裏響著，不一時左都禦史賴名成的額頭上就已經現出了血素。

皇帝有些厭惡地看了他一眼，揮手讓侍衛將他又了下去，這才淡淡掃了範閑一眼，說道：“範提司，你身在監察院，律法所定特權極大，日後行事，定要愈發小心才是，切不可丟了朕的顏麵。”

難得找到了這麼一個和稀泥的機會，英明的陛下當然不肯放過，揮手止住了範閑請奏之舉，太監知意，高聲宣布散了朝會。

範閑在心裏歎了口氣，知道陛下不可能在這件事情上表現的太偏向自己。

他心裏還不滿足，諸位大臣卻已經是深切地感受到了陛下對於範家小子的回護之意。眾臣從太極宮裏往外退的路上，紛紛上來表示對他的安慰之意，此時的大臣們似乎都成了都察院的敵人，將對方貶的一塌糊塗。

範閑一一苦笑應對，瞥見父親正佝著身子，老態十足地往廣場上走去，心頭一動，趕緊上前去扶著。群臣在後方看著這一對父子，不由連聲讚道，父子同朝為官，父慈子孝場景現於宮中，實在是一段佳話。

範尚書發現胳膊一緊，側頭看見是兒子來扶著，不由苦笑著歎了一口氣：“安之啊安之，你怎麼就不肯安份一些呢？”

範閑也是滿腹委屈，誰能想到信陽那邊總是陰魂不散地盯著自己。

臨到宮門處時，卻有位小太監悄悄跑了過來，傳了陛下的口諭，便拉著範閑一路小跑地往後宮趕去。範尚書神情複雜地看了自己兒子的背影一眼。忽然間覺得這小子雖然常年扮著冷靜穩重模樣，但這小跑起來，卻依然顯出了骨子裏的佻脫，與這宮中莊嚴壓抑地氣氛實在有些不合。

有同僚從後方來了。範尚書的眼神馬上換作古井無波，微微一笑，與群臣一路出了皇宮。今日的雨早就歇了，但宮前空地上仍然是一汪汪水浸著，那幾個都察院禦史已經渾身濕透，卻依然倔強的跪在濕地上，而麵色憤怒地左都禦史下了朝會，也直挺挺地跪到了那幾人前方，還將自己的烏紗帽取了下來，捧在了左胸。

看著这一幕。諸位大臣才知道事情依然沒有完，舒大學士上前勸慰了幾句，發現沒有效果。便搖著頭離開，而更多的大人們卻是趕緊坐著馬車回府，知道這件事情會越鬧越大，自己還是躲遠一些比較安全。

隻有範尚書在這一行人麵前稍站了片刻，然後吩咐自己府上的護衛。為這幾名禦史大夫取來傘具，守候在一旁，因為誰都不知道呆會還會不會下雨。

被小太監領著一路小跑。穿過了幾道宮牆，來到了禦書房外，小太監已經累的氣喘籲籲，範閑想了想，真氣微運，也讓麵色變得紅潤了一些。

他有些心緒不寧地進了皇帝的禦書房，依著小太監的指點，小心翼翼地站在了皇帝的軟榻之邊。沒過一會兒功夫，書房旁的一道布簾微動。換好了常服的皇帝走了進來，看著麵色沉穩，眸子裏閃過一絲激動地範閑，陛下揮了揮手，示意他不要過於拘禮。

範閑於是真的很光棍地沒有下跪行禮，接過小太監端過來的繡墩兒，老老實實地坐了上去。

今日地禦書房，比起那日要清靜許多，隻剩下皇帝與他兩個人，所以局麵顯有些詭異，範閑麵色平穩，心中也有些忐忑，因為猜想隻是猜想，雖然經由陳萍萍的言語和這一世以來的諸多細節，早就已經證實了這個猜想??但如果呆會皇帝真地將這個猜想挑明的話??自己該怎麼辦？

就當範閑越來越覺得皇帝準備戴上慈父的麵具時，卻被接下來地話，打醒了過來。

“範閑，你不缺錢，為何貪錢？”皇帝陛下冷冷看著他，很直接地問道。

一滴冷汗從範閑的額頭上滴了下來，他知道自己先前確實有些自作多，更知道自己通過柳氏收受銀票的事情，根本不可能瞞過眼前這位陛下，站起身來，很認真地說道：“萬歲，因為臣執掌監察院一處，所以要收銀票。”

“噢？”皇帝似乎有些好奇他接下來地話。

“要真正地監察官員，那麼首先就要融入官場，像以往監察院一處那種清水冷鐵油鹽不進的模樣，雖然可以依靠龐大的密探系統，對於京官做出有力的監察，但是就像是霧中看花，總是看不清楚，對於京官係統中最要害的那些交易，始終無法摸清楚。”範閑小心解釋道：“要監察官員，便得自己變成官員。”

他苦笑著繼續說道：“萬歲也知道臣久居澹州...”說這句話時，他低著頭，卻能察覺到皇帝聽見這句話時，有些細微的反應。

“...入京之後，變化實在太大，臣當初隻是位詞臣，如今卻要接手監察院這麼重的權柄，心中不安之餘，亦常思量自己其實與官員們有層隔膜，極難融入朝廷之中。”

不等他繼續往下說，皇帝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揮手冷漠問道：“如果你真是一隻白鶴，就算用墨汁將自己染黑了，也騙不了那些烏鴉。這些手段，實在是有些幼稚，隻要你忠心為國，還有誰敢為難你不成？莫要忘了朱格的前車之鑒，那廝起初還不是想紮進京中官場，不料一頭紮了進去，卻再也無法起身。”

範閑知道皇帝是在重複地警醒自己要做一位孤臣，心頭略有反感，麵上卻沒有絲毫異動，隻是嘿嘿笑著說道：“萬歲。今兒個朝上就有人為難臣...”

在一旁持著拂塵地太監心頭一顫，心想小範大人這話說的不合身份，顯得有些恃寵而驕的意思，就算皇帝再如何喜愛這位年輕地臣子。隻怕也會發脾氣，就連太子在陛下麵前都是恭敬中帶著一絲畏懼，哪有人像範閑這般說話的？

出乎這位太監意料，陛下卻是微笑著看了範閑一眼，說道：“朕確是想還你一個公道，隻不過這是你與你家長輩的事情，朕也不想多管。”

範閑悚然一驚，知道陛下完全了解都察院上書的背景與信陽方麵有關，但為什麼他依然要壓著自己，不讓自己動手？他心中著實有些不甘。正想再給陛下加點兒眼藥水地時候，忽然看著陛下揉了揉眉心，幽幽說道：“朕。有幅畫像讓你看一下。”

範閑心頭湧起無數念頭，想到了陳萍萍說過，母親留下的唯一一幅畫像，就是留在了皇宮裏！

正在此時，禦書房的門被人推開了。與範閑相熟的侯公公滿臉焦急地走了進來，對陛下輕聲說了幾句什麼。範閑耳力過人，早聽的清清楚楚。不由大感驚訝，心想都察院的禦史們這次下的本錢也太大了吧？

果不其然，皇帝的臉色漸趨陰沉，看了範閑一眼，將手一揮，說道：“跪宮門，摘烏紗？這是諫朕昏庸，那朕就昏庸一次給他們看看，傳朕旨意。都察院禦史攀汙朝臣，妄幹院務，荒廢政事，不思悔改，邀名妄行，著廷杖...三十！”

範閑第一次看見天子動怒，不自禁地感覺到了一絲寒意，廷杖三十，那些禦史不死，也要丟掉半條命了。

其實也是這幾位禦史的運氣太差，慶國皇帝陛下正準備做那件大事的時候，卻被他們打斷了情緒，如何能饒？

神華門外，玉水河畔，拱橋之前，濕石板上，幾名禦史大夫被剝去了官服，摠在地上挨打。廷杖重重落下，又緩緩舉起，每一起落間，便會帶起血水數絲，雨水數蓬，場麵好不血腥。

此時聽得消息地文官們又有些趕了回來，看著這淒慘的一幕，急著入宮勸諫，而望向宮門處被派來觀刑的範閑，眼睛裏不免多了絲忌憚??今日之事，雖然是都察院地人首先生事，但陛下竟然為了範閑動用了停了數年的廷杖，不免對於範閑在陛下心中的地位，有了一個更清醒的認識。

範閑站在侯公公身邊，眯著眼睛看著眼前的這一幕，對於那些禦史大夫沒有半絲同情，臉上卻是麵露不忍之色說道：“公公，喊你手下人下手輕些。”

侯公公低眉順眼說道：“範大人好心腸，先前您就交待過了，老奴哪敢不遵，已經交待過了，這時候打地慘，其實是沒傷著筋骨的。”

範閑眼光往下一掃，看見這位太監雙腳腳尖向外張開，知道這是“用心打”的暗號，微一歎息，便不再管這件事情。

離二人不遠，被皇帝留了一絲顏麵地左都禦使麵色景白，跌坐在地上，他雖然沒有挨廷杖，但卻感覺這些落在下

屬身上的杖責，就像是一記記耳光抽打在自己的臉上。範閑父親留下來的家丁麵帶譏屑之色，手執兩具，看著神魂早迷的左都禦史大人。

範閑走了過去，揮手驅散那些家中下人，略帶一絲憐憫之意看著賴禦史說道：“這件事情，您何苦牽涉其中？”

賴禦使不知道範閑究竟知道多少內情，呆在了原地。

範閑歎了口氣，死活求著侯公公暫時停了杖責，單身入宮去向聖上求情。他不是看不得血腥，也不是想放這些敢撩拔自己的禦史一馬，隻是當著那些麵露不忍之色的朝中百官，他必須這樣做。

範閑一麵往皇宮裏跑，一麵在心裏恨恨想著，你這皇帝老子想借這廷杖將自己推到所有官員的對立麵上，我可不幹。辛辛苦苦攢了兩年的好人品，要是被你幾廷杖打沒了，自己可就虧大了！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